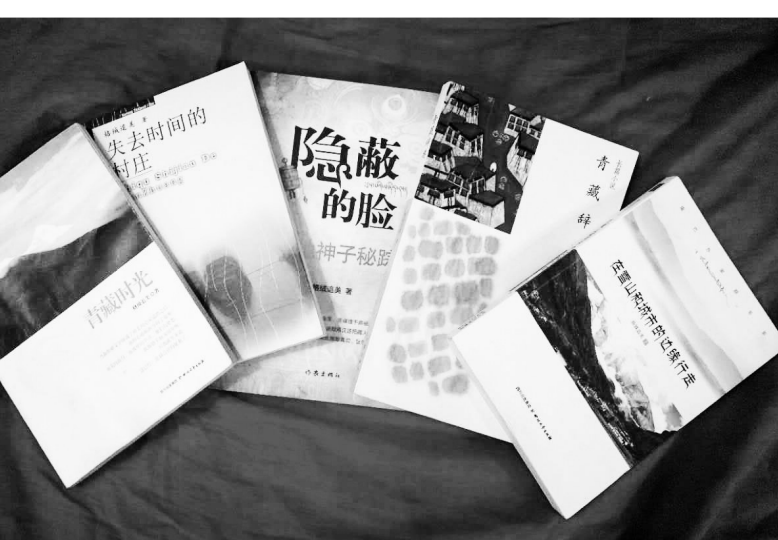


格绒追美创作



■范河川

阿来在《“康巴作家群”书系序》一文中写到：“两三百年来，这片土地在外力的撼动与冲击下剧烈震荡，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终于醒来。其中一部分人，终于要被外来者的书写所刺激，为自我的生命意识所唤醒，要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与文化找出存在的理由，要为自己的生存找出神学之外的存在理由，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书写。”格绒追美无疑是这群人当中的组织者、倡导者、引导者和践行者。近几年格绒追美先后发表长篇小说《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西藏辞典》、中篇小说《失去时间的村庄》、散文、随笔集《掀起康巴之帘》、《神灵的花园》、《在城市和雪山的边缘行走》、《西藏时光》等文集。是康巴这片土地上用心、融魂去感受生命和精神的文学创作者，用藏族人的眼光审视神秘、广袤的雪域。激情洋溢，弘扬正能量，褒扬真善美，贬滴假恶丑。以独具的视觉为读者解读了康巴这片与神灵相通的洁净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民族，以及多姿多彩的文化、凭深邃的思想和空灵淡雅的文字，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结合历史脉络、民间故事、藏族格言与当代藏区社会相融在一起，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从几千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

意义的事件，巧妙地糅合进现实与虚幻，展现出一种神奇、瑰丽地想象世界，带领着读者开始超尘脱俗、玄妙无穷的精神之旅。同时又在作品中以特别的视觉，审视藏族传统文化，不断反思、破解困惑，正如作者自己所讲：“倾听文明进程中普通人的困惑、挣扎等，也不断思索民族未来的走向。”

格绒追美的创作历程

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创作经历是他的滥觞，在此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反思、透析成为他文化自觉性的天然基因，是作家文化身份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认可。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作家可以在的文学层面展示自我文化身份意识的一种方式，在其文字中，是作家文化身份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认可。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作家可以在的文学层面展示自我文化身份意识的一种方式，在其文字中，是作家文化身份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认可。文学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作家可以在的文学层面展示自我文化身份意识的一种方式，在其文字中，是作家文化身份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认可。

认识格绒追美先生今年刚好20个年头，初识那年，他在州旅游局，我在县旅游局，既是同行、上下级，也是朋友关系。追美先生的文笔在报刊杂志上拜读不少，非常喜欢他的文笔，不仅文采斐然，更有智慧。真正与他接触中，发觉他非常睿智，不仅很有修养，更有文化底蕴。在对旅游资源调查中，他十分注重文化的发掘、收集、整理、学习。这无疑成为他后来创作的土壤与源泉，这在他的长篇小说《西藏辞典》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的素材收集和研精覃思、迂思回虑的思索，就不会有这篇旁收博采、古博通今、沉博绝丽、仁言利溥的文化精品。

格绒追美出生在甘孜州乡城县，曾在乡城从事过乡村教师、教育管理、宣传等工作，乡城这片家乡的热土养育了他出色的领悟力，启蒙了他创作的灵感与能力。在从小目睹当地社会的变革，感受到发展对人们精神信仰危机的冲击，通过疏离困惑、焦虑、突变，在反思中完成了他《失落村庄》、《隐蔽的脸》、《西藏辞典》等特色作品的创作。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特色鲜明的身份意识，故土的烙印痕迹，无不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让故乡的画面不常常浮现眼前。在文学艺术中，故乡作为一种母体，常是创作灵感的源泉，更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与现代思考。在这类题材中蕴含了太多的情感深处的东西，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包含着绵绵的情思，让人魂牵梦萦，记忆犹新。

文字的背后站着一个民族，根是故土，魂是传统。童年的苦难是一种财富，会有对人生更深的领悟；乡村的淳朴是胸襟，会让人走的更远；对故乡的眷恋，会激发人创作的欲望。正如他说的：“故乡，这么多年来，我写下的所有文字都流淌着你的身影，都是你的精灵幻化的舞蹈啊……离开了你，我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学的道路是一条需要艰辛付出和执著守望的路，清贫中坚守一种常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到达的生活状态和心境，坚守着勤奋地写作，那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韧度，尤其在那封闭落后的小县城，用一个个故事，放飞哲学想象的翅膀，在

藏族传统文化反思透析(一)

斐然，更有智慧。真正与他接触中，发觉他非常睿智，不仅很有修养，更有文化底蕴。在对旅游资源调查中，他十分注重文化的发掘、收集、整理、学习。这无疑成为他后来创作的土壤与源泉，这在他的长篇小说《西藏辞典》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的素材收集和研精覃思、迂思回虑的思索，就不会有这篇旁收博采、古博通今、沉博绝丽、仁言利溥的文化精品。

格绒追美出生在甘孜州乡城县，曾在乡城从事过乡村教师、教育管理、宣传等工作，乡城这片家乡的热土养育了他出色的领悟力，启蒙了他创作的灵感与能力。在从小目睹当地社会的变革，感受到发展对人们精神信仰危机的冲击，通过疏离困惑、焦虑、突变，在反思中完成了他《失落村庄》、《隐蔽的脸》、《西藏辞典》等特色作品的创作。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特色鲜明的身份意识，故土的烙印痕迹，无不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让故乡的画面不常常浮现眼前。在文学艺术中，故乡作为一种母体，常是创作灵感的源泉，更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与现代思考。在这类题材中蕴含了太多的情感深处的东西，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包含着绵绵的情思，让人魂牵梦萦，记忆犹新。

文字的背后站着一个民族，根是故土，魂是传统。童年的苦难是一种财富，会有对人生更深的领悟；乡村的淳朴是胸襟，会让人走的更远；对故乡的眷恋，会激发人创作的欲望。正如他说的：“故乡，这么多年来，我写下的所有文字都流淌着你的身影，都是你的精灵幻化的舞蹈啊……离开了你，我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学的道路是一条需要艰辛付出和执著守望的路，清贫中坚守一种常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到达的生活状态和心境，坚守着勤奋地写作，那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韧度，尤其在那封闭落后的小县城，用一个个故事，放飞哲学想象的翅膀，在

苦思冥想与千锤百炼中，以血肉之躯构成了一个个极富民族属性与艺术气质的文学世界。正如追美自己讲的那样：“很多场合我都说，写作对我而言是修行，但也只是说一说而已。某一天，我忽然真正体悟到：写作就是修行中的显空不二，我们‘无中生有’‘苦苦创作’，终于写出鲜活的人与事，虽然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它真的发生过吗？是的，是真正发生过了，在我们笔下，在我们心中；然而从究竟上说，是真的演绎这些故事吗？一行行文字静静的躺在笔记本里，我通过排列组合，让他们发出了五光十色，然后又烟消云散，一切复归原初的寂静、清明、澄澈，有始有终又始无终。”

格绒追美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身份

“青藏是名词，也是第三极之大地和天空。青藏于我而言，是我的孕之官、梦之床，也是灵魂归去来兮的长河，当然，也将成为沐浴佛法智慧盛开菩提之花的净土。”这是格绒追美《西藏辞典》里的一句话，是他文化身份的表述。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领域、界别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认同”之深层涵义。显然，不管将其视为特征或建构，都说明文化身份问题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无法回避，它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格绒追美的文学作品就是典型代表，是不同于康巴作家群其他作家独具自身特色的创作特点。

细读追美的文学作品，与其他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还没有形成自

己民族创作的审美体系不一样，没有强硬的塞进几个常用的藏语词汇来显示其文化身份，他的高明之处在于，用汉语写作能够把藏语要表达的语言意境，通过他对藏文化深刻的领悟用汉语准确、绝妙的表达出来。

他的文化身份源于厚重、神秘的康巴文化。格绒追美的文学作品就是畅游在这片浩如烟海、古今载籍、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历史史诗中，述说一个藏族眼中的民族历史，讲述一个个个光怪陆离的魔幻幻境和极具思想性的宗教典故、传说故事以及淳朴的民风民俗。用如如春华、空灵飘逸的文字，触及心灵的展现康巴文化的绝对风采。正如作者所讲：“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我深信：从生活汲取活水，从历史文化中吸收丰富的营养，艺术之树才会葱郁茂盛。一个作家惟有扎根民间，从坚实的土地上出发，才能走得更高更远。因为有了天空，雄鹰才能自由翱翔；因为有了文化之翼，文学的天空更为博大。”

民族认同感是一个人承认和接受民族文化后所产生的归属感。文化身份认同虽有简单归类的嫌疑，但就藏文化来谈，《格萨尔王传》、《西藏王统记》、《仓央嘉措情歌》等家喻户晓，成就了藏族文学的巅峰。在进入当代文学领域后，藏族文学界涌现出了以阿来为代表的优秀作家群，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为让外界更多的知道发生在故土的事，用汉语从事写作，成为文化身份意识中的典型性。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西藏辞典》、《失去的村庄》、《神灵的花园》是他文化身份代表的力作。我们常常讲，真正的文化，是深存于历史过程中并被这个历史自觉不自觉传承的，并且客观地存在于人与自然、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而不易变易的，被人类的自觉意识发现，而且经常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融，存在于人类意识的先

性。面对文艺热点，主流媒体要积极设置议题，主动发声，从而形成舆论场的聚焦点。文艺评论者在开展文艺评论时，要把科学的理论运用到文艺实践中，找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点，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空对空地评论。文艺评论要及时精准，有的放矢，深度进入文艺现场，第一时间关注创作动态和思潮变化，打捞出新鲜而有价值的现象和线索，作出准确的判断。

创新评论形式 丰富评论内容

随着环境的改变，文艺观念和文艺经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文艺评论在文风、语态、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的不适应，因此更需要与时俱进。对此，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在形式上，可以提倡对话式评论、杂文式评论、散文式评论；在风格上，语言要新鲜活泼，风格要质朴清新，篇幅要短小精悍，可以提倡网言网语、快人快语，以贴近广大基层读者、观众的审美习惯。同时，要因势而变，大力推进评论载体、传播方式的创新，扩大主流评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当然，不管形式如何变，文艺评论仍然要“内容为王”，要把提供有思想、有观点、有内容的评论，作为文艺评论工作始终坚持的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评论对评论家最大的考验是到底能给读者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和观点。因此，每位文艺评论家，在发表评论的时候，首先要扪心自问：自己写的评论，自己爱不爱看。

要想让文艺评论鲜活起来，就必须吸引年轻人加入到文艺评论的队伍中来，然而，当下的文艺评论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在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范咏戈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艺评论者的地位不高、待遇偏低。范咏戈认为，要适当提高文艺评论家的社会地位，拓展他们的发声渠道，比如在各级政协中，可以适当增加文艺评论家的数量。此外，还要适当提高文艺评论的稿酬待遇，让评论家尤其是年轻的评论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文艺评论的工作中。比如，可以设立大型的文艺评论基金，由财政资金和社会捐助共同组成，从经济层面为文艺评论工作进行扶持，让评论家摆脱资本和市场的左右，独立地发出公正客观的声音。

“不管是评论形式的创新，还是评论内容

的充实，最终文艺评论都要回到原点——在艺术家和观众、评论界和创作界之间真正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文科说，文艺评论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观众普及知识，教会观众怎样去鉴赏文艺作品，只有在此基础上，文艺评论的其他功能才能实现。文艺评论一方面要把专业性的知识通俗化，另一方面也要确保专业向通俗转化的准确性。文艺评论不

能一味随大流、迎合大众而抛弃引领的作用，也不能自说自话、艰深晦涩而失去传播的功能。一篇优秀的文艺评论必须以身自身观点为基础，自觉寻求评论者与社会大众的思想共鸣，理解和照顾读者的阅读需求，主动与读者、观众搭建沟通的桥梁，才能实现有效传播，发挥应有的功能。

坚持正确导向 形成健康生态

文艺评论要坚持正确的导向，但坚持正确的导向不是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进行重复阐释。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傅瑾指出，文艺评论应秉持更加宏大的历史尺度去评点、解释文艺领域中的现象和问题。文艺评论除了要明辨是非，更要提倡开诚布公的对话——不仅跟创作者对话，也跟读者、观众对话。文艺评论者要在这种对话中，为创作者总结经验教训，更要努力培养读者和观众的审美观，因为只有读者和观众的审美观提高了，才能倒逼创作者不断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进而推动健康的文艺生态的形成。

“一说好，就是十足的好；一说坏，就是完全的坏。”

优秀的文艺评论是评论家和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良好的文艺评论生态也需要评论家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玉琴认为，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的评论家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不能私下发表意见“假尖锐”，公开发表评论文章“像温开水”，要时刻做好得罪人的心理准备。作为媒体的编辑，在策划选题、约稿、编辑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好评与建议、批评与导向的关系，既要勇于刺“烂苹果”，又要让批评不影响文艺创作的大局和创作者的积极性。

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认为，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吸引群众广泛参与文艺评论，壮大文艺评论的阵地。同时，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的原则，倡导公道直言、实事求是的评论风气。在文艺质量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的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当然，在具体批评的实操中，要精心策划批评的题材和角度，把握好评论刊发的时机，提高批评的技巧性，尽量减少批评的现实阻力。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王丹彦认为，文艺评论要善于批评，增强批评的实效

在畷田蒋村感受艾青的呼吸

■红孩

一个国家的名字有多长，它必然有两个地域名词来支撑，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人对乡村是再熟悉不过的。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城市在逐渐扩大，乡村在逐渐减少。近些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很多乡村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的记忆。然而，人们都是有情感的，经过时间的洗刷，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乡愁，寻找那份久违的记忆。

五月二十六日，当我们一行冒雨来到金华市金东区畷田蒋村时，刚到村中央文化广场，立时就被热情的老乡亲们围住了。他们知道，我们都是为乡亲们的骄傲、大堰河的儿子——诗人艾青而来的。

艾青，原名蒋正涵，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生于金华市金东区畷田蒋村，一九九六年五月五日去世。去年五月五日诗人艾青逝世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艾青，传承艾青的诗歌精神，金东区经过缜密筹备，与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联合举办了这场首届艾青诗歌节。艾青曾经就读过的母校的孩子们来了，深爱着他的夫人高瑛女士来了，以他为标杆的诗歌界的好友们也来了。在此前的五月二十二日，金东区还举行了艾青诗歌火炬传递活动。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怀乡诗《我爱这土地》中的寥寥数语，集中展现了作者对土地赤诚之爱，从抗战时期一发就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在艾青的所有诗作中，歌唱土地和歌唱光明是最突出的，这些普通意象经过诗人的深邃思考，成了一座首屈一指的名篇，树立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标杆。

我最早知道艾青，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在中学课本里，我读到了诗人的《黎明的通知》：“为了我的祈愿/诗人啊，你起来吧/而且请你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已经要来/说我已踏着露水而来/已借着最后一颗星的照引而来……请叫那些健康而美丽的醒过来/说他们马上要开打她们的窗门/请你忠实地记起这诗人/带给人间以慰安的消息……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上高一的那一年的秋天，我有幸到朝阳区文化馆聆听了艾青先生为我们文学爱好者作的一场生动的讲座。由于时间久远，当时具体讲了什么，我已无从想起。不久，我便在书店买到了他的诗集《归来的歌》。应该说，这是我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看到的第一本诗集，这本诗集陪伴我走过相当长的苦闷岁月。一九九六年五月五日，诗人艾青逝世的消息，震动了中国文坛。朝阳区文化馆的师生们感念艾青先生，特意组织我们一些人在朝阳剧场的一个陈旧的会议室里举行了追思会。

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年，我结识的作家、诗人很多。很多人谈到艾青，都会生出无限的敬意。在我的记忆里，人们说到艾青的名字，总爱在其名字前面加上“大诗人”三个字，这三个字不是随便加的。在现当代，成名的诗人很多，但能够成为大诗人的没有几个。我理解，这个大诗人应该包括作品和人品都在顶尖的位置上。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像火炬火把那样，去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去唤醒去引领去照亮。“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一个火把接着一个火把/无数的火把跟着火把走……”一九四〇年春末，正当而立之年的艾青在乘船由湖南驶向重庆的途中，思绪如江水般起伏，以奔涌的思绪和丰富的想象，以一场显示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火炬大游行背景，写就了抗战时期一首优秀的长诗《火把》。火把给了当时动摇了在光明和黑暗之间的男女青年深深的感动和冲击。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击打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所以能够成为引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火炬，与他热爱祖国对人民对故乡的热爱是分不开的。艾青的代表诗歌很多，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我爱这土地》和《大堰河，我的保姆》。著名朗诵艺术家翟弦和是新时期最早在舞台上朗诵《大堰河，我的保姆》的。他回忆说，在八十年代初，当他第一次在艾青面前朗诵这首诗时，他看到艾老落泪了。“大堰河，是我的保姆/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大堰河，是我

的保姆/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的大堰河的奶而生长了的大堰河的儿子/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我的家/而我也是吃了你的奶而养育了/大堰河呵，我的保姆……”

艾青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二十年了，但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没有忘记这位伟大的诗人。在艾青故居，我问几位工作人员是哪里人，他们说他们都姓蒋，是艾青的同族乡亲。他们没有艾青故居工作完全是自愿的，没有领一分钱报酬。他们为村里走出来这样一位大诗人感到无比的骄傲。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则以一首《等待你的归来》表达对艾青的思念：“我们迎接你的归来/依然选择在你热爱的黎明/当夜色渐渐退去/你赞颂过的土地、村庄和人民/都会在你的呼唤中醒来/……我们在山冈上，我们在大海边/已经列好了欢迎你的队伍/等待你的归来/等待你的归来！”

在当晚的艾青诗歌节开幕式暨艾青诗歌朗诵会上，当我聆听到由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虹云饱含深情地朗诵艾青夫人高瑛女士创作的诗歌《给我一匹马吧》时，我发现所有的观众都为之动容：“斗转星移十四年/艾青，你在哪里/苦苦思念，无处寻觅/只能自己问自己//白天，我坐着你的沙发/夜里，我睡在你的床上/处处没有你/又处处都有你/要是你还活着/那该多么好/我会像影子似的/围着你转来转去//如今，我们俩/天各一方/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见你//给我一个梦吧/让我们相逢在梦里/我对你说，说说话/说说话！”

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九年，我曾分别去过新疆和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我听到很多农垦人谈到艾青，艾青虽然在非常的岁月里被迫停止了写作，可他依然热爱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农垦人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接纳和保护了这位伟大的诗人。作为曾经的农垦人，我知道，经过农垦人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如今的垦区每一寸土地都是会呼吸的，那是奋斗者的呼吸，是收获者的呼吸。当然，这呼吸中也包括艾青的气息。同样，在诗人的故乡，在浙江金华市，在金东区，在畷田蒋村，我在分秒之间会仍然强烈地感受到诗人的呼吸，因为艾青的诗歌永远不死，艾青的名字永远永远不会死！艾青永远是属于青春的。

■韩业庭

言不由衷的假话、不痛不痒的套话、无的放矢的空话、晦涩难懂的“行话”，近年来文艺评论领域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让文艺评论的权威性、公信力受到伤害，本应为文艺创作指明方向的文艺评论，自身却陷入“评什么、如何评”的迷茫中。另外，随着媒介形式的多样化，人人都掌握着“麦克风”，在众声喧哗中，文艺评论的主流声音愈发微弱。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为践行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光明日报文艺评论中心成立。与会的评论家就如何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展开了一场观点与思维的碰撞。

鼓励文艺争鸣 包容文艺批评

“大花轿，人抬人”是近年来文艺评论中的一大怪相。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认为，文艺评论不是“吹捧”，要围绕文艺领域中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重点问题展开，要鼓励文艺争鸣，唯有争鸣，才能有创造的活力，真理也会越辩越明。

比如，为进行文艺问题和文艺作品的分析探讨，文艺界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举办研讨会是开展文艺争鸣，进行文艺评论的重要形式，但研讨会贵精不贵多。”李准说，要把研讨会开得有实效，最重要的是要把准备工作做足，要根据会议主题，提前策划评论选题并分类和细化，提前跟与会评论家沟通，鼓励他们有意识地进行话题的交锋和思维的碰撞。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十分认同。他认为，文艺批评自由的就是批评，要鼓励不同文艺观点进行自由争论。为了方便文艺批评的开展，我们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主动为文艺批评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管是批评对象还是社会，都要对批评者有足够的宽容和包容。同时，文艺评论者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要警惕“自己就是真理的掌握者”的错误倾向。文艺评论不是单向的意见传输，而是评论者与被评论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文艺创作正是在交流与对话中逐渐成熟完善。因此，对待文艺评论，不管是评论者还是被评论者，都应保持一种对话的精神。

文艺评论要起到引领创作风潮、指示创作方向的作用，就必须始终站在文艺的